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神道碑

中憲大夫廣西提刑按察副使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鼇江吳公神道碑

鼇江公者嘉靖間名臣也為廣西按察副使而歸歸五

歲而卒春秋五十有九公卒之十年而其子大司馬公子彬成進士又五年而子彬為駕部郎滿考制贈公中憲大夫又十四年而子彬以嶺西制帥遇誥恩贈公御史中丞其大夫為通議又八年而子彬以嶺南大制帥奏績贈公御史大夫領少司馬其大夫為資政又二年不佞貞起佐南樞叨從子彬之後子彬一日右顧而言曰事固不可知以先公之材而貴不過三命以華之不材而乃至七命乃又獲以其命命公華也何敢言材蓋未幾

而子彬稽首以請曰日者以葬母夫人故賴上大恩先公之墓容獲拜飾矣而隧道之石闕焉未備敢藉子之一言以文之不佞謝不文既而曰辱子彬之愛兄弟也於鼇江公猶子也敢辭按狀公姓吳氏諱世澤字宗仁鼇江其別號也世為福之連江人其先有施州守贇曙政術數傳而為連江簿繩祖歲侵能發家粟以賑邑人德之是皆在勝國時四傳而為司訓公寅嘗刲股愈母疾當貢而讓其次之貧者亡何有沙汰之命則先生亦

已貢矣人咸以為義感司訓公子瑲饒隱德公之父也以公贈為膳部郎再用子彬貴贈如公瑲娶趙夫人而舉公公生竒穎凝重舉止異凡兒稍長日誦千餘言屬對往往得雋語贈公異而益課厲之讀書恒至丙夜猶未已為公車業益工又能以其暇精弧矢之技尋補博士弟子學使者行部往往稱公文俾冠其儕已而校肄禮射公又輙命中學使者目而歎曰是子文武才也公以正德己夘領鄉薦至嘉靖癸未而捷南宫髙第廷試

出身同進士授吉安之廬陵令廬陵巖邑也賦繁而俗
嚚或為公難之公曰清慎吾所自有患不勤耳自是出
入恒戴星欽欽坐堂皇治牘決讞不以事貽來日邑賦
牘成公令上書户名下書糧幾何而中斷之藏其上之
半而第校糧多寡以為輕重役既定而後合之人無知
者榜之通衢亡不翕然心服然莫測公之所自得以為
神明公於訟獄單辭立剖然往往緜物情微麗法而已
不好為文深繚繞苛細廬陵之民愛而服之乙酉沿檄

入司𣙜所取多知名士而隣邑令同年進士王君㵰長於公公凡事之政取相劘切又同入𣙜而王君得吉水羅文恭公洪先卷以示公相與歎賞屬塡榜啓封而左使嚴者職提調於羅之父憲副公有隙陽摘他誤欲棄之王君懾不能獨持公從傍力諍曰此人當為國器不可棄也羅既薦而後果狀元及第以德學名世遂稱公門下士終其身滿三載擢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進精膳司郎中以詔恩實授王君用其舅張相公重在銓曹力

推轂公公不懌曰留都吾故樂之不汝藉也王君乃為
移公南之驗封以示意明年公出為嚴州守公謂嚴當
英景時若商文毅姚文敏二公相繼以大魁登宰輔父
子兄弟冠冕一世而今胡寥寥也乃首拓黌宮葺號舍
別改梵宇為正學書院集諸生之穎俊者居其中而身
往課勵之業成矣則誨之以躬行又念郡狎於僻險武
備弛不飭大闢射地樹之亭曰觀德而募材官及良家
少年躬教之射於是嚴人始知射明年括蒼寇據遂安

梓樹塢礦近萬人公勒習射士往馳之掩得其酋魁而散其脅從一方偃然時五月連雨蛟蜃並起漲水攻郡城不没者三板公晝夜行睥睨間分集小艇於鄉落以拯溺者而遂安潦尤甚其令不能有所慰撫饑民數百輩剽掠伊毛二大姓廩洶洶不可制公曰是令激之也首勒停令而與陸司理愚按行剽所勸富室貸粟以賑咸響應恐後公謂司理必至邑而後賑穀聚衆亦聚矣聚且釀鬬下令各鄉穀即各鄉賑之頃刻衆散盡公乃

徐取其首禍者抵法而已司理余鄉前輩也甚材而服公如神君公亦撫之能盡得其材用郡有公家徭為六邑所苦公曰民困極矣奈何復勞之檢庫得餘金四千六百倉得貯穀五萬九千餘石請之臺悉以抵徭已又請於臺蠲賦十六六邑讙呼如更生潦之明年復旱公徒步禱於神雨立澍公所為仁政非一而其著者清狴犴之積冤贖納户之粥子寬失火之令搜驛傳之蠹尤為人所稱嘗出而遇私宰牛者牛逆脫狂觸人不可近

忽走之公輿前伏而若訴者公正牛主法而歸牛於良士使之耕以老士大夫為作畀牛歌甘雨謠丁酉公復入司棘所得名士尤多久之擢廣西兵備副使使郡人闢道攀挽不可得遂為勒碑紀遺愛始公得嚴以嚴俗樸而民淳喜曰可以藏吾拙矣及公至而水旱荐臻叛者四起人謂公昔喜之謂何然公不動聲色而叛寧之嚴復為嚴公亦喜曰此拙者之效也廣西之遷將有事於安南既抵任則安南請受約束僅以蒼梧府江二郡

付公居閒無事意有所不懌即拂衣歸人以公有文武才不大展為恨公夷然不屑也時時與故參政遊君璉御史王君德温相酧倡為率真會藍笥輕刀惟意所之解天衷葆天倪即百歲不為過也而竟卒矣公孝友内至念趙夫人之不逮侍也與贈公之不待貴也語及之淚輒浸淫墮矣事繼母陳宗二氏皆備志物如所生撫幼弟如子已立矣而猶不忍析箸也然外和而内勁其始與計偕邑令推金以贐公心鄙之而不能却俟其行

乃歸封識如故德溫稱公無一函入政府無一字入公庭惟與諸君子臾當道城連江而已城成而倭卒至薄之不可下故公歿而邑之士民請於臺祀公鄉先生社嚴之士民亦請公祀名宦公娶即陳夫人有賢淑聲能佐公於德子一即大司馬其字即子彬名曰文華娶即德溫女贈夫人繼娶陳封夫人女一適陳瀚孫男三長承照娶游次承熙娶陳次承烈聘林承照以子彬奏三品績承熙承烈俱以嶺南功拜冑子遊太學孫女一適

陳一是曾孫男二孫女二俱幼公有詩若干卷曰盍鳴集不琢而暢有劉白風於乎子彬之不敢論才於公固孝道然使竟公之詣於中外不勒㮣不名熟兪吾不信也夫虔刀之授不徼於覽而徼於遵三槐之植不發於旦於吾王有之及公父子則更灼灼彪炳矣於是不佞貞之出僅一載餘而所謂盜賊水旱者時時蒿目不能不扼腕於今之君子而益致仰於公嚴州之政不忘故為之

銘曰公產何所濵連江飲海浴日成名邦乃托金鼇志奇悰讀破萬卷射疊雙湖以儌儁魁南宮百里出宰蘇疲癃陪京禮樂何雍容步武要津不汝從山郡僻簡安吾慵誰呼陽侯鞭毒龍譙門鼓鐘波擊撞公操版築分土功十室捐囷惠負犖剽攘棄戈來稱農乃振文教揚武風治平不數前吳公嶺右之徭何獰克望公前茅厥角崩上書倦遊臣欲東飄然長霄忘冥鴻欲以不盡遺阿蒙有子國柱寄元戎金書煌煌碑麗空嗟嗟胡不生

鼎鐘衮而槐根踐厥夢

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石溪姜公神道碑

萬歴十七年南京禮部尚書姜公寶以奏三載績中道而上疏曰臣幸值昌時忝八座甫獲以職事入覲天子之闕廷而年事過衰且抱邁軸之疾不任行敢以骸骨請上重惜尚書之去而念其年至不欲煩以政特加太子少保而命所司予三代誥於是少保之父贈右通政公金加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其配孔恭人進封

夫人公葢再被璽書矣天子所以褒揚隱德先後甚至少保撫而勒之石且謂世貞故事官至京朝三品例有銘以丈其麗牲之石而今者乃有當也敢以累子世貞謝不敏則謂少保子之事先公晚葢棄子二十五年而始得四品又二十年而得二品宜子之不恝然也雖然丈夫生世莫重於人主一言之華衮而先帝之所褒稱守禮敦信安貞抱朴孝友身範清白家聲今上之繼褒則游思墳索養澹丘園且以其淳風高節比於魯連薛

包貽貽乎日星之揭而子尚可無已乎不然不佞姑任其述可也公字純甫別號石溪其先四岳裔淪於江左自溧陽徙丹陽爲鉅姓凡六世皆不仕至大八公昕益拓其業娶於潘有五子而長爲公大八公之稱尚書與潘之稱夫人亦少保贈也公生而明悟有器識大八公興焉將屬以儒起而公爲最長子家政奪之大八公既多子用或不時給而又前逝公遂爲家督而老母諸弟俯仰皆以屬公公竭心力任之賴所娶孔夫人攜笄裝

頗厚能不私其有十一在室十九在家以是獲稍稍支吾而仲弟最能得母夫人意公緣以寛之仲日朘而公日以瘠弗計也孔夫人有子三曰憲曰寀曰寶即少保與寀皆夙慧公日夜課之學曰吾所未及獲志於先公者在若曹寀與少保試諸生間甲乙冠故丹陽令朱汝賢以文操其柄獨心折二子而推重公不使備民禮恒呼之曰姜封君姜封君然公竟不及見少保之貴以卒而寀亦遂不偶公為人愷悌忠信又曾讀書通大誼曉

籌畫既漸老而有令子族指衆不能無紛紜公必爲之宛曲調解直者徵伸之宛者雪之以是咸推服爲三老祭酒季弟古田令未之任道卒而遺孤宮在稚積負可千金諸索負者將瓜分其產公謝曰毋以爲也即聞之官必不忍魚肉士大夫之後而飽諸君幸寬其子錢某請任之以田租歲若干代償索負者咸服居數歲負足而宮產亦不廢因以成立公嘗出宴遊遇浙中一伶察其意不舒間謂曰少年何自墮此行逕伶懼然曰不容

已也勸令改業而俾家教之業成卒為邑知名士凡公所行多稱是性至孝雖處約而能養母夫人以優與葬大八公俱以禮公卒之年六十有七而孔夫人尤以賢稱葢前公二十有九年卒所舉自三子外尚有二女而武進金夫人續之亦為公舉二子二女曰寅曰宋五子中獨少保取倫魁入讀中秘書為史官兩督學政三備九列拜南成均祭酒以直道抗悍相罷去尋起長容臺歴少宰大司冦以至今官其政術學行為世儒宗名臣

諸孫如干人而有士闕補胄監士昌為戶部郎中其志行不愧少保子

銘曰姜之先四岳後為太公孔則元聖稱萬世宗夫豈不神明其胄而支庶流播伏於井竇天作之合俾以德儷俾振其趾而中挺喆嗣八坐之崇貢於匹氓閭闔之行天子所揚溯彼淵源厥流必長載日丹穴沈沈以歸鳳凰和鳴鏘鏘奕世其昌

武畧將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贈通議大夫南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屛巖石公神道碑

大中丞石公應岳奏其三品之績法當贈封皇祖及考而故皆以武功貴考屛巖公珍至指揮僉事以都指揮體統行守禦事矣前是中丞爲都給事中遇國慶當封公官高僅授武畧將軍至是乃上言近例父武爵畀於子者僅以子品冠武銜非故事且失人臣効忠報親之指請以臣官官臣祖父報可於是公與其父麒庵公正俱得贈如中丞官蓋特恩也中丞既拜命將援禮立七

尺麗牲之石於神道而屬世貞銘之曰先公之背孤而
葬也有誌而無碑以不得碑也今者得之矣而更志志
焉將何以光貽主上之大德而表先公未竟之志吾子
其惠之言按狀公字國璲屏巖其別號也石之先滁州
來安人有顯祖者從高皇帝起兵有功授百戶傳子源
調錦衣衛再調閩之鎮海子全始調漳之龍巖所傳子
麑庵公則公之父也世世世守故官麑庵公娶於黃不宜
子後始置貳蕭而舉公麑庵公雖用武事終其身然好

習儒家言嘗從故布衣陳真晟先生遊其學益邃公雖
晩子愛而見課督甚嚴恒謂悦禮樂敦詩書而將中軍
者何人哉使若瞋目跳盪五步不留行亦一夫之技耳
於是公感奮力學藹庵公卒公慼易咸備時生母蕭前
背公矣而嫡母黄尚在孝養靡所不篤公之始襲百户
時僅二十耳而老成廉慎馭士卒以恩義善騎射曉韜
鈐之畧御史監司行部獨目公曰此儒將也尋有山冦
犯龍巖時文武吏皆就臺㲀獨公居守冦之犯以乘虚

人情洶洶公勵士乘城爲備而出奇計獲其酋五餘悉潰散已奉檄平上杭大王山壩冠尋饒平大盜張璉之衆突龍巖以呂公車攻城城土隤公募死士出家鏹餽酒食饗之人人殊死戰乃觧公前後功多然以官卑遠故不録久之從擊龍頭寨劇冦始與賞居恒歎詫謂生以過庭故習博士家言竟老一兜鍪如先君望何而會中丞少俊朗負大人之志即授以經術凡一試諸生即裒然再試即貢三試即薦於鄉四試而成進士入讀中

秘書為庶吉士改直金華省為給事中再遷都給事中
始一稱快曰吾可藉口地下矣然公亦自以從破羅旁
巨寇功進副千户世襲撫按交章薦公良將才遂超拜
今官又進武畧號方大振刷有所為而得疾遽卒矣公
為人潔廉於士卒不私一錢所撫衈如赤子卒之日衆
聚哭於軍曰公何自舍我去耶我曹何以終怙性坦洞
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務出於寛厚邑有黠豪工持人
短甞挾公得百金而去及中丞之貴也因所親叩門請

償公麾之去曰吾自欲與若非若强也今乃欲使我復
為若耶其人不得償跼蹐謝去乃人人頌公長者公事
嫡母及撫三弱弟蒸蒸雍雍如也公以嘉靖甲申生以
萬歷己夘卒得壽五十六娶林封安人再封淑人子男
四長即中丞娶丘繼陳封皆孺人今贈封如林次應嵡
國子生娶黃次應岐娶翁次應嶠聘連諸孫若干人而
長者惟磐以公蔭襲累官福建署都指揮僉事惟礪以
中丞蔭補胄子嗟夫石之欲以儒振者自贑憩庵公而下

至公再世矣卒不能身有之追中丞而用公教追隆兩公長九列而据獨坐則豈唯振之殆光絶哉雖然使公不死而竟其究提戈萬里策勛旂常又何可量也是宜銘

銘曰石之先赳赳武伉追公厥考始以儒將公之將惠慈不私甫命登壇天復姤之及儒之庸不於其躬而於中丞榮褒峻封洋坑之原有光如虹帝綸昭回永賁玄宫

墓碑

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

碑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坐徙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亨六亨六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部公以儒行顯閭黨聞娶許安人善女紅有子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而穎警十數

歲即能為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黄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遊邑庠為諸生亡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為古文辭公白晳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笑所周旋亡非賢豪長者以故藉藉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為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趨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驩

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来相劘切

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

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

在繫公時時橐饘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嘘泣數

行下楊君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我

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

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第

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會洪

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員外郎事竣還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得死喪歸公觧槖而追賻之相嚴廼伺諸嘗賻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麗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懌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冦蕭五擁萬衆猝來冦郛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闔之有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勿闔而

身坐闉前引絙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逺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珖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觧之盡敓其俘歸公笑賊且走走必繇髙吴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笑山海冦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冦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起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伊王負上寵創

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人竊危公是不易析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悚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何君義不受逮雉經死而猾踞横自若公為捕致於理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悉能平其賦且格他横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傅比以禮節在汀祠故死事指揮王月稽故孝子丘文岐子在汝築天中臺别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宫課授弟子丈誼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

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且哭且
絮語決日不得發始公英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
就而聞報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
汀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郛捍叵測矣鑿
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輿射以完城形勝矣而
皆絀於力未舉即以不職謝汀人而滋願之未塞也明
公其有以喻來者其後楊守世芳城右郛金守立愛鑿
河皆具如公指以故兩郡人思之為立碑而曹司空亨

汪司馬道昆紀其事公歸旦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兩兄而伯中孚蚤逝子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和貧推與已田宅中外姻戚恃而舉火者恒數十人公性好客客時時滿坐所恨惟罍恥饌食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來其童幹亦喜客之至而娛之冀以得自紓即稍闕綴韻語或操一藝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噓薦則為草薦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從容謂公曰汝不念来日耶而不為祖且上英斷正臣

新柄國不以時白見寃狀勉圖功名自効而刺促一麾
苕水上也公慼乃之吏部選甫六日得長蘆之轉運判
官為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其訃
與除目薦至公奔歸慟欲絶念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
龍銘其葬而世貞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内重
公超為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會以喪聞乃
止服除補湖廣廵武昌武昌首道也贖案積委充宇公
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後曰柯彩鳳者負湖為盜舟數

公掩而殣之獄摎其積粟藏鏹以賑飢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為立値責渡子毋横索有溺者官且棺瘞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地人黄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為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寒暑毋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説執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悉留其攜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為其省右叅政有賍而蠹於倉者

凡七十家公廪得之以輕重受謫自是軍食足毋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三治其省政益習嵗時讞決寖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堤植桃李輕橈徐進與賓從稱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減山荆州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人録文有傳者入覲畢遷江西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卧而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綰三王國子侯而下禄食供億以千萬計而他所請質平亭

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館餉無虛日公談笑應之咸歎伏以為神而實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閱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所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舁歸卧正寢中夜卒其家若右使張公輩跣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俸金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為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子侯與其寮若屬及郡之薦紳大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者

婦孺擁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生亡弗祀也公之容及交遊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奈何死公且無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蓋謂其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為帑藏汎愛親仁久而彌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曹若宗臣梁有譽蚤死攀龍髙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不耐毋口語而世貞性復脫踈即操觚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

曰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髙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步趨古昔所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干卷青蘿館集則汪司馬序之矣公卒以萬歷戊寅十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丑得壽六十有二配楊安人有二女長適候選經歷周文政次適太學生蔡鼎鉉舉一子而殤所子詠為獨子當歸後兄乃以詠第三子承孝為殤後承公重嗟哉公始號龍灣更號天目山人葬在城東之里許髙橋下

世貞念無以効公為伐石勒辭而樹諸阡以示永永

銘曰公生有自出有為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殁而有歸茲其委蜕也誰歟樹碑俾勿替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微言之存後天墜也夫人兮自有美系也

前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貞山陸公墓碑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其先漢豫章都尉烈甞為吳令而其人思之及死葬吳之胥屏亭遂留家焉至宋季而有十九朝議者避兵徙長洲之陳湖遂復為長

洲人公故家陳湖而時時讀書貞山中學者尊稱之曰貞山先生當陸之盛幾傾邑而族父少保完者故立大功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公守諸生絕不附依之及少保敗而獨公皭然乃自以經術執文為少傅王文恪公所知嘗曰是子也成將掩我因出其所撰著屬公褎之間有所異同輙志於後曰陸秀才謂我當云云文恪公之卒而公尚未離諸生也公亦不以此自名而其舉於應天再舉會試皆以春秋冠其經生比對策故輔石

文介公琏大奇之拔寘第一而公鄉中有忌者匿公策
他所俟且半而後出之石公大恨曰吾為人所賣公聞
之亦不肯名石公客而以選改翰林庶吉士凡七試皆
居第一經生慕稱之謂王文恪公復出而其談說古文
辭者以公伯仲廬陵眉山公意殊不自懌惟究心經世
之學學成當授官首輔楊文襄公試之復擬第一留充
史館議禮諸臣驟貴而張桂尤幸用事至各為密疏以
諸吉士皆前相宏私人也於是上惑之俾各出就選人

格而公尚以高第補工科給事中公拜給事中之三日即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莢楊公讀而歎曰吾嚮者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賈長沙之儔生家欲與未論也公益感奮復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楊公愈欲一當公公愈自引避竟不肯名楊公客尋奉勅清坊廐馬公驗其非壯者疏請斥市之歲可省芻粟直數萬中貴人不便之為蜚語中公公發其奸因條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閹氣

奪初用京朝官主名省試公首得浙江所收多名士其
程義雅馴為天下冠還守故職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
鬬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讞得之且罷
大辟矣其人迫則行賂東廠而慶陽伯康陵之外家也
大閹窺上心内薄之即疏證張實毆其母死非其子殺
欲以動上果下三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恭肅公等力
持前獄上怒為奪熊公官餘鐫秩有差公抗章謂熊公
不當奪官獄不當反廠閹不當狥其辭甚危上怒逮公

廷杖之創愈奉職如故張桂時並相挾上眷事欲凌楊公楊公扼腕而已而桂尤騖尋與張角寵而孽公奮曰決癰者乘其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横以為不發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嘯於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上大感動為罷張桂而特錫桂保傅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慠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韜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為上所重既失黨而孤

且疑出楊公旨遂抗章湟楊公而為張桂鳴不平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所鐫保傅獄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業不避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輦下大小無不加額頌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矣有泣於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裹創以單車至驛不携家惟讀書而已所創述一出人爭傳之以擬故王文成公為遷客冠見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永新方若劫而樂訟以訟為生公至首嚴保甲法什五

相詗察奸無所容公鉤得舍刼者主名凡數家出不意撲禽之而其最雄者彭震徒黨數百千出没隣郡不可究捕公念郡獄有大俠故嘗與震好能知其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為我縛震來因授以方畧使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震又計縛舍刼之豪左氏者皆斃於獄訟師積猾橫行里中有名為彪為虎者公悉捕執之大者死小者戍其他斷孤産辨冤獄一邑驚服以為神明公乃曰害去矣吾可進之教纂曰禮儀式雜他條約數十

講之學宮而後布之士民懽趨若流水他邑視以為師
帥臺薦婁騰公念太夫人老而相張方在事曰我猶墮
彼睚眦寧獨寬我上疏拂衣歸臺使者如失左右手吏
民以數萬計哭而挽之莫得也相與貌公像其紀思稱
頌之文至成卷帙公歸杜門無事多購異書習讀之於
劉向所謂七畧者其校讐幾徧以至老釋方伎黄衣稗
官之書無不通曉尤精先朝掌故家言與客談纚纚若
貫珠其披摘精義指蹤經畧尤出人意表客亡不怳然

自失也公於文本出左氏太史公然不求肖似辭達為
詣人始目公以廬陵眉山為不能盡公然要之有互發
者其節奏經緯斐然成章則猶西京之轍也詩雖匠心
而冷然見古調不欲與俗酧倡是以篇什差少豈曰郝
鄙無譏已耶蓋嘗竊知禺實臺察監司郡邑守令時時
造公請質公一切不為私居間至於閭左利弊國計大
小未嘗有所避隱也語及忠孝節義娓娓流羨至切齒
汙濁眉宇壯色猶隱隱於是聽者服公之公而忘其激

慰薦之剡積可十百而公絶不通燕中貴人問而當其論紀張桂時中嘗訾及分宜氏更分宜貴用事重於二人其修隙又倍之公以故卒不用霍公者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佹為若敗而何汙我也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公事太夫人孝甚老而失明所以娛悦之者萬方晚節稍稍具聲伎以共膳飲人或誤訾公及太夫人捐館舍即日開閤散遣之時公且耳順矣哀毀踰節

遂委頓以暨不起病既革顧影歎曰虛有此七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嗚呼蓋可悲已公為人疎眉目美鬚骨稜稜起讀書視微短然數行俱下於伯氏字而敬其供養孀姊亞於母又為表其節行而傳之季采材而不獲庸以死公痛之形神為減損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祿則力拔之諸生中歲時卹其家又善故史丞蠶綬急未嘗以匱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鄉長者陸長史鍾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身後託公

許之淦闕　存卹其子孫畢身無怠公為諸生及

仕宦闕　王文恪楊文襄二公客然時耿耿不

忘闕　知己而謂故鴻臚丞錢公貴其童子師

也圖像闕　時致酒脯焉華學士子潛公同館友也

慕公敬間有所資給公稱心而取亦不謝其令永新而

尚書尹公臺者方籍公車公異之與深語遂為莫逆晚

年世貞以童子見公飲之酒曰是非凡兒也迨叨第進

士以書上公公降辭報納良至蓋公卒之十年而其子

延枝始以彭徵君狀乞尹公志其葬又六年而莊皇帝
即位詔録故言事者公以嘗遷他官格小近又二載而
華公明之臺臺具以請天子特贈公太常少卿所以褎
嘉甚至又二十年而延枝始以墓碑請曰吾父實識君
徵君文後世誰知有陸太常者余謝曰徵余文後世誰
不知有陸給事者雖然於誼不可辭公以弘治甲寅生
卒以嘉靖辛亥春秋五十有八父曰如隱居士應賔母
即胡太夫人娶盛氏故右都御史應期女子一即延枝

娶毛氏女二長適太常少卿王有壬次適太學生史訪即鬷子也孫男二女二所著有春秋鐫附注胡傳釋詩文奏議煙霞山房書尺庚己編若干卷未成者見聞隨筆鉤玄抉秘禮史二記注釋又若干卷墓在貞山之南黄村

辭曰三吳靡靡善脂突公於其間獨挺發貶剥百子穪經術丘遷風神固為骨下視修軾時入出褒然公車思鬱渟為郎荷橐備瑣闥口噓長虹貫日月柄臣逡巡魄

幾奪浮雲為纊帝聰窒臣不膚立寧寸裂鬼方遥遥天一髮信心而行瘅為谿永新大豪若距脱愛養單赤俛得活飄然奉身返巖穴焉能為官中屈節飛黄骨騰未秣刷甫馳康莊遂一蹶長離横空翮中鎩即羽可儀亦空設煌煌金書下丹闕太常穹碑際雲揭嗚呼陸公真人傑高岸可谷名不滅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碑

中順大夫應天府府丞道山凌公墓碑

故應天府丞道山公卒於嘉靖之乙卯而葬於戊午又二十二年而其子太學生玄祐以故太子贊善羅文恭

公洪先之志銘與宗人中丞儒之狀而來拜且泣曰惟是先君子忝貳陪京秩第四品年四十三雖天獲為閒人而今墓木拱矣隧左麗牲之石闕焉不文敢以請世貞乃亦泣曰不佞而父友也而父之辱為友者若而人獨不佞在且老矣不佞嘗讀班史至曹氏之為京兆阡也以而父行誼政術彬彬焉奚啻不彼若而忍使獨泯泯請題其石京兆阡而系之文其文曰公姓凌氏諱汝志字雲鵠道山其别號也凌之先自烈亭侯統始以才

御著其後稱甲族而支蔓於吾郡及通泰吳興姑熟間至元而有太乙者兄弟三人居常熟之塘北里再徙於直塘遂為吾太倉人數傳而至贈兵部左侍郎縞以孝弟力田聞一子曰石林公昆其封為工部主事贈如縞則皆用少子尚書雲翼貴故石林公娶陳淑人而生公公脩淑嫩六歳未能語語則曉讀書所授輙誦甫長工屬文補博士弟子屢試即頴脱公晩出以名髙故里舍兒修酒食郄而搆之當是時御史黄仁山謫為吾州守

而給事中王聘來倅俱異公貌而試之曰是子也才且非能為郄者寛其牒以上司理王與齡王君有人倫鑒復試之則益奇之曰國器也顧盡罵修郄者曰若曹斷斷齒牙子直修忌耳胡但郄也悉扶出之而慰勉公俾復為弟子遂以優等既學宮久之舉應天試連舉進士授江西之宜春令宜春故貴相里人意公偘偘易忤不者當以諝能見私而公雅自持約畧如常時所行而已一切不見刻深而間能鉤吏伏以權為操舍吏恐惴獻

其悃單赤便之每課績輙為其省冠而尚書尺一徵以高第擢刑科給事中貴相心服公材謬相引而有二大臣嘗市廷尉綮法以顯且名為得貴相意公立効罷之貴相莫能難也自是公遷工科右兵科左以至戶科為都給事中前後用質諒便習大體重公卿閒諸寮有憊見忤者不更事者皆頼公宛曲劑解以免而公益自任發舒必達所不可其在工科按京兆姦私前尹已遷為大僚劾罷之在兵科督察京營與權帥徹侯鸞仇鸞敗

劾謫其貪緣冒子任者侍郎一人通政一人又嘗上章請禁計吏贄為勾稽法實戎伍皆下所司著為令其在刑科科之長以緩大臣獄在戶科而禮科臣以不與竹宮祠齋薦香公皆與佐決得廷杖然不為沮公所居官輒稱踰於前後數公而又以能高當遷卿寺念父母老而鄉數中倭乞便地以養得應天丞公之丞應天屬尹缺遂領尹事即以爽幹稱忽病疽甫潰而島寇流犯近地遊奕自治城抵朱雀桁刁斗日夜不絕公裹創調兵

食與大司馬相表裏已稍解嚴即有繼試公為提調自始事至徹棘小大必親衆方翕然服公神采而公巾憊不支矣既病革强起執石林公陳淑人手而泣曰兒不孝不能終事二大人以為恨玄祐哭則正色曰吾乘命往而若以兒女子態戀我何為呼酒盡一器呼筆賦詩詩成而瞑公為人長身玉立秀眉目朗徹如畫善言笑喜義施與人交不設城府能食酒至數斗然所當官不廢尤飭內行惇孝友家室中外藹如也第性剛不能藏

人過稍間即忘之其為諸生而貧則不輕下人以故佹得奇禍而至貴顯則不復上人潦倒書生半面者叩之立應湯沐漿酒薦出與惟適亡間當是時長安街邸不減鄭公業亡論大小亡不推公長者少授尚書公經因相與砥礪行誼遂同薦於鄉為隆萬間名臣天下以公之開塽尚書公之宏密畧相當而公遽已矣語曰人不可以無年信哉公配顧封孺人有容德敏而惇信其代公而子代父而父者又若干年而卒祔公葬子一即玄

祐娶張續娶王女三適某某子某女某世貞謂世廟之季天子持成意而後啓皂囊封少有當者公首尾諫垣七年所建白靡不符節契也即以波譴及而上不為蓄怒公亦不為沮此豈易言哉不知者意公有所挾夫公有所挾而何以觸其私人也夫豈直私人即禁計吏贄者寧非彼私諱也公真亮臣也已是宜銘

銘曰公有美才循吏帥師節湊窾解百棼自披白簡所陳天聽為移其與人交剪棘剖籬霽景儵風雲行雨施

朗儁坦易天下信之和而匪流圓必中規遇所不可如
矢發機與立與權人或未知闡幽者誰嗚呼噫嘻

明江西按察副使畏齋薛公墓碑

嘉靖初王文成公守仁與其徒日講良知之學有風之者即謂其爲非聖賢之徒不足以語聖賢之學不知舍三者而從吾所好不佞竊謂公言激也夫使良知之學明遇遭而發之氣節爲功業爲文章亦何不可苟岐而二之而加取舍於其間吾故曰激也自文成公歿其諸弟

子各以其資而得其識之所近毋論能為文成公與否良知之學亦藉以大明於天下而大江之隂有薛公甲者少不及事文成公始以明頴治經術工時義為博士弟子冠既心薄之其父浮休先生章用古文辭著聲東南公亦遂以古文辭名既復心疑之曰龍門昌黎可輕覬耶即不啻若龍門昌黎於真我何益自是日潛心朱氏遺書曰此吾師也汲汲焉探討之是廛而署其室曰畏齋以自檢謂敬吾未敢能吾姑以畏階之耳即步武

語默酬酢出處一依準繩居然武夷白鹿弟子也第其為諸生則恒冠諸生捷於鄉於南宫射策於金馬皆不廢時義舉進士隸事禮部即以政論見賞其尚書遂拜兵科給事中而當其在禮部時給事之長信州公與方士邵元吉比而進親蠶圖南北郊議得上心進學士仍兼長吏科公偶與其儕語而歎曰是焉能蔽吾考功令耶而及公之拜給事則有忌者已譏之信州耽耽公矣公為給事之二月即上封事謂新進之士多感恩思奮

伉易而練不足惟陛下虛懷以聽之開霽以容之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辨則無有能攄吐其愚者又謂宜用祖宗故事御平臺宣召卿士與商畧政機則下情不隔明良志同又謂進退大臣宜以禮不宜使小人傾奪長胃競之風末則痛言方士異端其人與書皆斥屏之毋使亂政上頗嘉納而信州怙寵與太宰方公訐而佹勝謂公意譏之且疑所謂方士者指元吉也恚甚嗾其所善給事饒秀論糺公阿奉太宰鐫秩為湖廣布政司照磨公以

進士得給事甫二月得謫以給事得給事論糾皆出非常而識者頗用氣節歸公公殊不敢當會有致文成公傳習録者誦之霍然大悟曰解我縛者陽明先生也吾嚮者聽命於耳目手足而强持之今者耳目手足聽命於我而我無與也微先生吾黴纆死矣故其居楚臬嘗署黄州所發擿如神明及通判明州修治東湖阯滙水而省費以萬計稍遷同知保定府一切皆以良知應之而稍有未盡塋者則益磨切文成公之遺言而證諸高弟子

若鄒謙之聶文蔚王汝止錢洪甫歐陽崇一諸賢反覆
下上已而有超然自信者常謂格物即所以致知慎動
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已無纂即所以持志貫在
一中約在博中於是文成之學益備而鶩於虛高脫頓
者稍有所折衷矣公之自保定而超僉按察也實飭蜀
之敘瀘兵事烏蒙烏撒皆土酋也始烏蒙強烏撒弱強
者欲復故界而監司吏避強名弗欲與蓋四十餘年猜
猜也公曰烏撒東烏蒙𨵦我惟東之是狥而諱強乎明

年播州與永寧復爭地始播之賦重而永寧寬播之民陰以地歸永寧久而播覺之其酋兩强而爭更鉅川南東二道俱袖手而公夙有德於永寧之女酋諭之曰毋論汝辟也强以其民為我德於是前後之侵地悉平始撫臣欲為播而脅永寧以兵公持之曰毋煩兵用兵之是挑永寧叛也撫臣始恚公而卒慚服其言公又為清諸衛所之伏田兵餉遂足凡所經畫皆利便謳謠載道久之超為江西按察副使飭贛州兵事如初贛故文成

公開府地也公喜自得師悉取其遺指畫斟酌之有鉅
冠葉廷春曾祖華者並負山而窟狡黠不可猝制公殲
以秘筴若承蜩威聲大振已為之清屯糧却鹽稅布團
操立小學贛人相頌稱以庶幾故文成公而公所治與
袁州比壤袁州相之廬産黨戚錯居贛如繡公頗持三
尺裁之不少借以是大失其父子心屬大計吏陋指言
路劾罷公公賡喜謂子弟身今吾有也使袁州宿偲而
青我以艱巨碪盎隨之何所問身是故信州玉我者也

袁州食我者也歸而按行田里曰是不可為政乎取東
魯王氏書課田父為之瘠鹵轉而膏腴傍畝盈拓當是
時王汝止錢洪甫尚無恙而羅達夫唐應德材髙而亦
能尊文成公學而稍出入焉時時過從公與之揚抁青
衿受業者衆然公實以朱氏學誨朂之曰羿教人射必
以彀率學者亦必志於彀率恒也俟其成而後進之幾
矣公性不喜涉公府歲首僅一謁跡可數也守令叩公
廬與談興革利弊閭井痌苦亹亹矣倭寇屢犯邑公乃

從徙入城凡再上兵使者今太保王公書其言治兵創堡咸中窽諸從公則利永不從則不永邑令錢鎛篤信君子也以師禮事公為循吏而死於難公哭之慟移書幕府得贈官録後祠以祀之祠成而公記其狀甚悲公於他詩文鴻巻爾雅然未嘗一語離學所著述有易象大指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録心傳書院講藝文類稿及續稿數十百卷行於世公娶於邵前卒繼談有丈夫子四遇進造皆諸生遇以選貢前卒迎令為鴻臚序班

女四孫男五嫁娶皆名族迎官金陵與余善謂余不能盡知公學而頗嫺於文事將托之言樹七尺之碑於墓道以垂不朽嗚呼公故不以氣節功業文章自期其究亦有厄於命而未獲盡者然視丈成公可謂具體而微矣使公盡廢而日從事講學何以稱公哉

銘曰新安近鲁東越斯孟其入不同乃同其竟公遊新安而得東越如氷春泮如瞑明發既武東越不廢新安毋使蒙學湊節避難世趣事功氣節文章與道為一云

何弗藏稱公以此稱亦淺矣舍而他稱我又何紀

累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若齋朱公墓碑

朱公諱琯字懋卿嘗自號若齋學者因稱之曰若齋先生朱之先世為漳之漳浦人王父德壽幾百齡而終縣宰為躬親遣喪父魯以好禮稱於鄉壽亦至八十六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也生而朗俊不凡父器之欲令以儒顯而公受經得春秋補博士弟子員文有奇氣為學使者潘簡肅公潢所賞識顧其自喜奇益甚用是大試

輙不利至於剖析訓故則甚明晳而又夙從父修禮容每部使者行學宫雍容進講周折不失尺寸羣耳目屬之矣諸釋奠鄉飲推為諸生祭酒公既久困學宫而伯氏叔氏皆前死而公獨身任父養歿又任其喪葬及收養死者之嫠而撫其孤以是益困至鬻其城中第徙於鄉裹然不屑也公有子今少司寇天球國器也教之學成乃歎曰余髮種種而乃與兒子輩角紙上語耶因謝去博士家言而司寇果以其歲中鄉舉明年成進士再

遷南京禮部主事封公如其官已累佐藩臬視山東學政入為南京太僕少卿封公復如其官公既貴顧所御袍服冬夏僅二襲而已其他大布單帢無異田父司冦居官潔廉無他蓄俸入恒裁十之五以遺公公輒量散之族屬親友不別立私帑也當其為子不以父累諸兄其為弟不以諸兄之發孤他累有寡姊迎而養之以至死而喪葬不廢凡公所為義非以名高也若其中心惻怛發於無所為而行於不容已司冦以禮部滿考至京而

適有楊忠愍公繼盛之禍殯於城西寺出哭而賻之楊故論劾分宜相者人以為司寇危公聞之曰命故自有屬彼狡何能為哉及司寇之還太僕也公則曰兒漸貴漸捩人眼鼻得無以直累乎穆廟之初元新鄭與江陵挾潛邸舊比而蹤重張甚司寇以母服除至都下意不平欲上疏請賜裁抑語泄言路受指齕之得外調歸而謝奉職無狀公笑曰不爾尤吾嚮固逆知之司寇自是侍公山中二十年不出公意殊自快也公雖愛司寇而

侍之嚴每莊生侍立竟日誨諭亹亹皆先聖格言不及家事每怪士風日媮薄居恒歎曰吾覩夫簪笏者非復故衿裾之步也子孫不必仕當轉徙深山中全其樸耳每聞朝事有不可意者咨嗟廢食若僉壬之挫善類輒彈指叱叱或繼之以詈又有人倫鑒司寇門生誼故多顯仕因緣來謁公公與語而合則更見之不合不更見也司寇因以差次其所就恒不爽晚節名孟重郡邑禮聘當鄉飲大賓公一再赴之而已逾七十稱衰老謝客

不復接八十而以寛樂終終之日族戚來弔酧者靡不哀巷哭邑歎趾相躡曰鄉不復有鉅公長者矣葢公與人處直而和未嘗以貴色加賤未嘗以前輩色加少年歳侵身先其施有大興身先其勞所謂躬行而人悅之宜其失公而悲也公性喜購書恒積至充棟自書以外無長物為封公且三十年屋不益椽畝不益租嗟乎所以貽司寇者厚矣公少則好古文辭賦必稱屈宋文必稱班韓歐蘇詩必稱樂天堯夫不必盡有之要其所詣

不淺矣公配陳氏有婦德先卒封安人贈恭人子二長即司寇陳出也次天佑貳某出也女三人適陳濂鄭超程愷孫男七篤敬篤信篤嗣篤敘篤烈舉直舉善女三一適王挺一適進士蘇民俊而天一未嫁司寇之試政秋官也余守尚書郎識之而未盡也逾忝長南秋官乃得相朝夕欽其清真亮簡君子也司寇亦不予鄙一日儼然來造曰先公之葬當有碑而闕焉無文今以累子徵其狀自太宰陸公光祖狀主詳陸公之知公父子詳

也乃敬叙而銘之

銘曰維宋之先代隱德未致於庸德乃積源遠者流不可息皇祖與禰壽幾百公實嗣之開八袠弱齡屬文神奕奕具眼者疇詎能識有子而才振天翼而登銓曹奏厥績被公金緋鬒未白公安緋衣嗜藿食五服外內宗執戚禄與共之靡嗟惜左準右規儼家則大篇商歌振金石與緣俱盡信所適鬱鬱葱葱還佳宅以屬司寇昭世澤我銘其隧過必式

國子助教吳崑麓先生墓碑

國家以六經四子義造士爲羣秋冠冣無當於古然至成弘間吾郡王文恪公鏊能以精純爾雅之致發之凡一甲子而晉陵唐中丞順之因以益暢其羽翼則有故薛學憲應旂今姜宗伯寶皆能自振勵駸駸與古文辭角而並不朽矣而吳先生宗高先後遊三君子之門遂與姜公同舉丙午爲一時方名大噪而先生居恒不自懌曰訓故家去道不爲遠然欲得聖人之心難矣而況

飾之以澹辭東之以聲偶割綴帖括以求悅於人目不亦鄙哉於是博采而精思務於求聖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後托之筆繁簡必劑文質必諧其文出而諸握管者走相語曰此正脉也此為故王文恪公法門也繡諸梓不脛而四馳通都大邑中亡不傳先生之文者讀之去而掇科第如寄其所親指授亡論已然先生在公車幾三十載再厄家難一厄疾一厄失卷一厄失京兆繻餘皆報罷而至所謂失卷者其經子義見賞於所司將首

爲而行求表論不得竟莫知所繇先生雖九上而九不售然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前是有歸先生有光者藉甚公車聲而先生繼之每試主司羣以得二先生爲快既失之相與徊徨歎嗟如身見抑者而二先生已放棹歸矣歸先生年六十幸收一第然官竟不達以死而最後先生始稟而署大名之長垣教事環長垣而郡邑博士弟子爭執經受業請難先生曰去之余不可以言勇弟子廩集再拜曰遇而文恪不遇而先生何徑庭也先

生乃人人為講授咸大喜飽歸而先生更自以材望屢
登臺刻僅二載餘入國子監為助教助教秩雖左然地
清而格高比比臺諫選第所治多文事不能自表異先
生貌瓌梧動止華雅慷慨談說天下大計若指掌少時
能挽强策蹻恒自謂使我得十萬騎横行匈奴中狼居
胥不足封也國子祭酒太原公既熟先生名而察其才
長於幹濟故下帷而禮之至舉典簿之所難者以屬先
生先生爬搔其宿蠹著為絜令歲省以千計他代人陰

不利於先生先生不能盡閼其才其不利者與忌者合而中之遂出通判汀州府先生仰然歎曰吾其歸矣吾豈薄倅不為顧所以棲遲一國子者將有待也夫汲長孺起田間天子委以符竹貴至二千石然泣不欲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令我危且得中郎而遽棄之倅欲使我屏息而伺太守之顔色為進止我何以宦為遂投劾吏部拂衣歸時時野服見客曰我崑麓中人也崑麓極大荒西為天柱葢嘗擬以自況云嗟乎天既以

倜儻磊砢之材付先生而資之以年又資之以利用之業其於世必有當者毋論世之期先生即先生亦自信以為不竟志志而或豐或靳驟奪若幸若舞有不可控揣者則何也先生為人廣額豐下度其元徑尺餘少以風采標格縱冶遊無所不極意中歲悉謝去之斂而就繩準晚節泊如也歸之日左經右史佐以古法書名畫彞鼎瑚簋之屬與客摩娑鑒賞銘飲竟日不倦有五丈夫子皆玉立長君之鵬少君之龍先後成進士仲君之

美薦澤宮叔君之鶚以武起為寬佃峪提調季君之珍
薦應天諸孫十餘人稍長者皆補庠序郡國監司守令
干旄溢其閭先生雖多謝不報然閭里出入恒延頸相
望以為神仙人而先生業杜德機無所托於唾壺之歌
乃一室之楣尚署之曰未了嗚呼其深意可念矣先生
諱嶽宗高其字吳之先為無錫人後遷於武進遂為武
進人世世受耕讀稱長者然隱約不仕在先生十二而
儁朗有聲父至愚公始奇之時居王母喪即毀擗徇禮

若成人矣二十而為諸生奔父之難脫之於狴犴以其間讀書屬歲侵家人雪糜而進之喀喀喉中不知饑也與諸兄弟友愛無間父惡叔子崖寘之邑獄先生陰脫之父移恚先生代受笞不敢辭少者岑亦有獄逮先生之脫之如崖而加力也既罷國子歸而伯氏嚴老矣先生相持而泣晨朝上膳約略如上父其季弟益能食酒所詣必與偕油油然暢而後返尤敦氣誼重然諾趣人之急先於已嘗偕計北上當發而故人鄒炫客死江陰

不能歛先生廻舟赴之解槖裝為殯久之乃成發時杜虞部偉張雲南祥鳶徐給事常吉以文行著江南用年事推先生先生弟畜之其交誼為海内所美述先生工於詩詩有中盛唐風文則自廬陵眉山而上之可屈指也世固有知先生者乃掩於經子義不能盡所盡則僅經子義而又不獲以顯惜哉前是先生病且殆夢駕而叩若王者居王者肅客揖曰欲屈公車徒未備何遽來也見若先生之祖禰請王者盍返先生先生既返若覺

呼童子為我具牘謝彼王者病霍然已客以病已賀先生先生曰勿賀也居月餘病復作乃歎曰吾年已六十四於易為未濟男之窮乎且吾祖數止於是吾父復止於是吾又何冀飭諸子之侍者曰葬我母請貴人志銘也吾自有贊在之鵬至自官率諸弟葬先生相顧而哭曰吾父雖有成言吾曹奈何從世眼終志志吾父乎且也贊自吾父草有挹損耳乃手具狀而托張雲南裁之乞汪司馬伯玉志銘伯玉惇史也又久之之鵬為戶科

給事中而世貞守兵部侍郎於白下給事謁且請曰先
子幸得甞識君非敢貴人例君也倘惠之一言樹七尺
碑於沈庄阡與伯玉儷令具之後世世有述焉余憫而
許之之龍今亦為工部郎中餘詳志中
銘曰生世而得為人天之授之其奇羸莫倫先生羸於
名而奇於身乃又羸於子孫嗚呼授者以為幻而受者
以為真吾誰與論

贈文林郎徐君新墓碑

徐君之卒也以隆慶丁卯三月與婦陳孺人合葬虎邱之平子圩而居亡何善青烏者過而睨之曰穴且有水已而其子今侍御申卜於神得壓中變佚門改葬百事宜語畀而試之椰果濡尾亟啟而棲諸原行相地要門外某壞曰吉而君之友有夢君舟於李王神廟側者叩之曰此吾新居也葢是時甫兆於是益相詫以為神而君之葬成矣其成葬也則萬歷乙亥之冬十二月又明年舉進士其後侍御出按嶺表及河南歸而謂不佞貞

曰余先君與妣之有隱德也故志之矣而未悉也今若有麗牲之石於新塋不敢以當神道而援東京之例以干吾子其惠一言而勒之余曰唯唯按狀君諱履和字子樂别號三石其先為漢處士孺子後有壽者宋淳熙間司教於蘇遂家常熟之直塘四十傳而為朴徙長洲之采雲里用積著起家其子贈刑部公燿能廓大之富至傾郡有子曰履祥貴為尚寳少卿君即刑部公次子也母曰浦孺人贈公得君晚生未幾公捐館舍君童時

即敏重有大志稍長嗜學工制科業補博士弟子轉入太學上舍祭酒試而異之謂必自致公卑而君之始受産也不敢與伯敵然能操其奇贏分秉家老馭而息之家用日以饒於是精專其思共養母氏而以其暇葺園館蒔花藥修竹茂林高臺曲池宛轉向背皆有勝會遇佳日選客而進之觴豆留連竟夕不倦每語客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君故外靡而内儉其恒饌不三簋訓課侍御及諸子咸肅然則其訓不使與客會曰吾不愛

求濕汝亦不愛汝狎弛也素篤友誼睦姻族周閭里所以扶義卹困居然有朱家李次風然不欲使人稱之年三十八而病病且革召侍御兄弟戒曰勉之毋壹體毋授人間也取貸券悉火之曰不以虚名貽若怨也陳孺人者成均祭酒霽孫女也少而美慧通内則善女工其相君也能成君於德為生侍御而卒僅二十有一繼娶吳有子三人晉錫又錫蓄錫其詳具志中盖公卒之一年而葬九年而始徙十一年而侍御成進士十六年而

始封逝者與存者又相成也

銘曰豐其德而嗇其年有後貴且賢再徙而昌奕奕繩繩以永無疆

御史大夫吳公平岑岡猺蠻碑

連江吳公既即家起拜御史大夫兼少司馬盡護嶺東西諸將公至軍悉集諸將筴筴先其重者於是嶺右之府江大桐江猺與平樂昭平永安荔浦之猺媾而為亂已金鵝松栢深埇之猺復繼亂公前後發兵蕩平之斬

首垂二千俘賊屬三百有奇聽撫者千餘業已奏聞膺
上賞諸猺服公之威神而感其德只咸滌面拱手以請
旦夕之命而獨嶺左之惠州曰岑岡其先故浰寇池仲
容之支數也當王文成公守仁之誘擒仲容也悉殲其
黨二十四巢而獨岑岡之一巢最險遠不可下王公業
使就撫取羈縻而已巢之酋曰李鑑鑑死其子文彪繼
之以詐力驅使諸巢亡敢不服而有所任以為謀主者
曰江月照尤獷黠嘗出刼掠敗王師執倅司理萬戶以

去南贛之持節者討而僅勝之文彪跳九連山失妻子尋還故巢鳩其亡散復振官為歸其妻子乃稍定文彪死月照妻其故妻子其子威焰逾於文彪時嘗縛鞭郡倅之則壞者已剽刼商縎已又多僇其黨之自遂者事稍稍露吳公怒曰撮爾猺敢干天子之威命以荼毒我生靈謂惠州守時雨汝司察治月照聞而懼遂稱兵以其紀綱之僕據隘喉咽之其傍寨之有力者羽翼之猓巧者耳目之守廉得其狀以聞公公乃屬藩參顯臯副

某守時雨將軍夢鯉等練卒蒐乘分布要害曰胥後令
仍屬藩參及守縣購傍寨曰稟月照自歸者赦而罪能
以月照來者軍正議賞賞同首功諸寨響應縛月照道
伏毒死致其尸餘冦李珍等因成資據險自固時時出
剽畧公檄諸軍夾攻賊度勢不支繇間道出江西之龍
南定南等處師尾而急擊大破之俘斬二百四十有奇
餘墜崖塹死者不可勝數捕脅從千五百人皆釋弗誅
沒賊田幾五千畝以予屯卒捷聞吳公及諸君賞賚有

差惠州守與其父老相語桶崗四塞天險為諸夷最以王文成之宏畧擁百勝之兵乘破竹之勢而不能得志於彈丸赤子之地六十餘年來其人不復知有三尺法甚者如夜郎王謂漢孰與我大也吳公不費尺刃斗糧坐縛其充酋如一孤豚而後揚兵脅諸黨衆俟其出而尾擊之百世之巢穴一旦而盡空然不以多殺為績俾千五百人之脅從悉保其首領何吳公之智且仁也嶺以東為寇者不且曰我獪何如月照險何如岑崗今彼

之謂何螳螂之臂我則焉敢爷不佞守高拱而安吏民之上諸父老飽飯鼓腹亡意外警誰之力也貽書屬世貞使紀其事世貞故熟吳公竊謂公始治嶺西已併治五嶺前後斬馘以萬計盪巢穴以數百計化賊而良者又以數萬計此於公功牘十不當二我安能悉登石惟是志守與父老之所欲効於公者而已吳公名文華數更歷藩臬治常為天下最藩參吳氏臬副盧氏守黃氏將軍洪氏其贊石畫親軍事當公亞潮同守王懋中忠

同守鄭天佐倅賴岳和平令陳源湛裨將而下數人皆預有勞者也法得附書

辭曰元二之歷聖睠於南掃其鯨鯢以填谷瀆壯者僇磔弩亦俘鹵遂剪荆棘以立軍府四帥迭興咸告武成茅土既開斿常是旌天迴春陽剸彼霜雪有斐吴公丕謨丕烈第舞羽干毋憯莫邪返爾死魂投之生涯五嶺懽騰斬削馮陵息其餘遺以時寢興箐平瘴披一照萬里疇不加額自愧厥始岑崗之巔實惟宇下恃彼牙爪

摶嚙行旅昔在先朝虎士萬羣謀臣將之為颷為雲仰覩茲罔造天萬仞岸㟞礡豁縮不敢進六十餘年寔繁醜徒梗我王畧逋我天誅羣謀大興是翦是刈公曰無庸攝厥附離悍酋不庭鴟張獝奔以間得之如縛狐豚六師迅發如電之掣雖負螳斧而餽則奪戲之龍南血波肉山千五百人碪盎之間公釋弗誅贖為編氓籍其膏腴授以力耕昔也盜糧今則國儲工恵商流歡嬉道塗禦圉弗障鋒鏑長鏽人各自愛愉佚老壽誰謂疥癬

其痏胃腑和扁祛之不砭而液守匿廼痡爰歸吳公公復不有歸我聖皇五嶺諸管穹海靡際衿裾耒耜以永世世

寶山堡碑

寶山者何海堠也其稱堡者何志海防也前文皇之十三年而平江伯瑄上書言語定之南百里而遥其海多沮洳不利漕艘宜裒土若山者以識之詔曰可俾以漕卒築其高為丈者三十其方為丈者百天子至勤碑以

紀之而中貴人以及海舶之收啟亦取標焉至萬歷之四年整飭兵備石參政以公叔杲與副帥都督黃公應甲謀以其地南距川沙北距吳淞二鎮皆五十里而近吾吳門戶也初有旱寨兵額四百餘屬寨廢而兵徙填吳淞後復以急之故割副帥之部士三百於故寨左曰新城顧去山十餘里不足以瞭望去民家遠緩急不足以收聚城隘而出入僅一門樵采之路厄守不足以堅其便毋若依山為堡廣其隍崇其墉堅其甓壁侈於所

謂新城者募近地中豪而下及商旅實之歲汛則副帥悉所部填其地以北控川沙而南控吳淞諸弋船嫖姚校尉諸幕府受約束分水陸出哨而寶山之瞭指掌於數百里外於形勢最便乃奏記中丞宋公儀望侍御邵公陛合疏主之下大司馬議報可大司馬下中丞侍御中丞侍御下王公公念城工巨且有臺府公署營舍之類不易舉察於屬而得郡丞施君之藩俾總之城城而版築陶冶伐材釆石諸瑣屑不易覩則以委百戶過聚

輩凡為歲者再而工告成延袤四百九十五丈為門四樓如之月城三之敵臺之在角四樓如之他墩臺十二中丞署一兵備署一副帥署一海防丞廳一練兵廳一千戶所廳一軍營舍六百五十楹費金若干米若干皆資之若盧之胏而大爷不與焉一不以煩民屬王公去而代公者為按察使馮公叔吉規畫自王公而吏士聞馮公至而思奮者日登登馮馮也於是施君紀其凡而命辭於余俾示永永余竊惟玆堡為東南最要害湯信

公之嫺兵修海戍自越以至燕齊且百而不及之至平江伯而始請為堠後平江伯以至今百五十年倭事起首尾三十載增戍者又百而不及之至王公而始請為鎮乃今屹然保障矣間者波警不屢發冠帶之士握算而談節儉於將吏斥堠日有所省乃王公及一時諸公獨不然君子謂茲役也真遠猷哉易既濟之六四曰繻有衣袽終日戒戒而終日又胡虞也謹紀其事而繫之銘曰

句吳之濵洪波立天控東南夷萬艘所驕帝省其防有山突馬不震不騫垂二百年王公説險於斯取旃因高就汙為深為堅鞭畫捄分鼛鼓闐闐百堵虚聳九衢紘直轅門有伉肅肅交戟公署旣闢乃營我空惠工通商戎醜攸宅堠偃連烽星標重譯鯨鯢授首茲役可息桑杜之間我聞在昔不備不虞不可為國維辟司徒率先庶職勒之麗譙以垂無斁

重脩慧慶寺碑

具一切智釋迦所以悉達多歷萬刼身彌陀所以無量壽故知慧緣慶啟慶繇慧成非慶無以表權非慧無以明實金篦前引則三途不迷摩珠在懷斯七寶咸萃住解脫者薩埵之實地種方便者真相之法門蘭若所自興慧慶所由署殆非虛已相此化城實吳吉壤在元延祐三載大智識比丘宗璁以慈悲化四兵用堅忍穿七札魔波旬衆望實相而皈誠阿育利王指銅梁而悔殺用鳩法施創此叢林鷲嶺分來黼藻震丹之境雉林開

後奕葉閻浮之區然而夙業所牽風災難免光空陣於
羅睺淨宇蕩為尼連拂漢雕梁顛空中之阿閦淩波豐
舶怳雲表之浮圖所賴熙朝吏逢開士蒼鷰指天而上
擊白馬踣土以悲鳴創成化之庚寅歷正德之辛未曰
茍完矣未盡善也世廟之末有歙地婆羅門吳誠明者
悟多寶之宿根發布金之希念即因陀利摩之地為龍
洞舍衛之壇規倣竹林用成精舍時吾州淮雲寺無盡
律師精通五演洞拓三乘閉户行道不替羯磨登壇授

戒鬱為法將吳生聞而異之禮請住持文露之臺山神伏而獻果飛香之閣天女跪而散花珠匣啟衣必待馬鳴之用凌空卓錫用警白鶴之來此師願力弘深果行精猛自一鉢一衣外悉充檀那不屬已槖用能創蓋三十五佛寶殿一區優填企景白玉雕龕般若尋風黄金化像須彌八寶巍乎不動之尊帝釋三橋儼若接引而至師以大事甫畢報身宜捐僧臘周天奄然順化上足明秀繼之尋此前因愜彼往志雖仍舊貫晉加新飾複

殿丹楹虹霓吞吐重廊綉拱日月蔽虧仍於正殿粧嚴
三世大佛湧壁三大士十八阿羅漢聖像辦影龍窟窺
形梵天白毫標入定之光金杵顯降魔之力鹿苑之僧
輝茂苑鷲山之授記吳山海若按波而不揚修羅戢刃
以革面緇素填溢哀祈震天班黔競趨首面投地時有
本里善男子沈播特捐家田斂師遺體并以餘圳作常
住資明秀謂昔者法輪之再轉則王父司馬公之勤記
也若聞孫之繩武吾斯未能苟宰官之現身敢忘護法

愧以長語勸之堅珉

辭曰句吳之墟實多福田其最名者萬壽承天應物為
有以漏稱緣寧如玆剎佛所雅言一念不昏厥慧斯圓
衆善奉行厥慶乃全第一聖諦希有妙銓標揭招提彼
岸歸然有善智識發願精堅一切檀施莊成嚴緣巍巍
世尊大士𦕈焉如海金山光徹大千晝欲界人獲筏濟
川銅楪自摧鐵圍為穿火宅燄騰俄成青蓮以此功德
永不磨揖委順歛跡毋侵化摧我勸貞珉仰止斯賢敢

覲法嗣善護持旃

重建横山高皇帝御詩亭碑

去廣德州之西北五里有山曰横横山之巔嵩拔雲表為諸山其神曰張真君相傳漢神雀中嘗於此地禮斗道成而後人為祀之又臺之世載祀典勿替臺左有潭有龍栖之或曰即真君神也州人禱雨輒澍應高皇帝既下金陵規取東越駐六師横山徘徊禮斗之臺與禪師語而大悦樂焉作七言一絶以紀已又憩真君祠得

七言一律其語皆宏麗開朗下上洛頌沛風間憩祠之
律故太宰蹇忠定公義刻而亭之矣絶句亦有刻石山
之顛者不知何自亭亭成亦不知何自毀也守周瑛新
之又毀倅鄒文莊公守益復新之又毀凡五十餘年碑
伏莽而莫之顧萬歷癸未平湖陸侯某以進士高第來
守廣德究民恫苦與體爲一明年四月不雨至五月又
不雨侯貶服蔬素以禱未應有稱山神及龍於侯者亟
徒步往百叩首以請俄而雨驟起於壇四郊盡浹侯徧

行山間以謀答神之大貺及巔使吏除莽棊畫而碑見
俁伏讀之驚嘆曰异哉高皇帝洗乾刷坤以還萬古之
中夏即一字之施木石與有光榮而廣德為三輔近地
其民人聞六師之蹕而獲蠲税役至於今世世飲德即
文武之道未墜地柰何弁髦而委諸莽毋乃吏淵趺其
視聽以致此隕越亟樹碑捐歲俸僝工為亭以覆之左
為堂輔之曰喜雨志感也更稍左飾龍潭之祀志報也
右為堂曰尊親志寓也堂後飾禮斗臺志始也於是州

之紳衿黔庶濮陽某等若干人既以其財力共子來而具其狀三請世貞為之記世貞辭不獲竊嘗從公卿後預寓目國史高皇帝佐其帥據滁以旱禱於豐山祀之栢子潭注天者三而誓之三日大雨滁以豐熟其後世貞嘗道滁夜繇豐樂亭過是潭古栢叢篠森陰却月沉波無底若有神物蜿蜒其下廣除之中穹碑巃嵸歸而警怵若龍章在目夫人主之所至曰幸高皇帝至滁禱於豐山効滁税役蠲其至廣德禱於横山効廣德税役

蠲夫是二州者不亦均大幸哉然而滁之山獨顯於史著於志而廣德之山其顯者不相當乃至聖謨之洋洋與神武之赫奕亦時晦而時廢不滁若者何也微陸侯其將竟委之莽而已耶噫嘻廣德自此重矣侯亦可謂知所重矣是役也為堂者二祠者一臺者一其費再倍亭不以名其記尊君也陸侯之政與神明通禁殺女者省費以百千計而首新大成殿畧之不為詳以非侯意也乃志而系以銘曰

皇天厭亂乃篤高帝手扶銀漢洗滌腥穢金陵所憑惟古稱最帝省其方以臨吳會民大惟悅蠲省租税横山之巓六飛所憩天章彪炳卉木榮施守視非謹蓋藏圯廢黿蟠横草丈武墜地有虹燭霄莫究所自我聞真主靡靈不衛神之失職能無内愧爰示以旱俾我侯至侯誠既格雨澤斯霈爰伸報虔周相壇壝恍若有覩怫鬱紫氣披莽得之既欣且惴亟樹棟宇護此扁扁為堂翼之寔堅孔麗神賴厥休式廓祠祀崇峯虬躍澄淵噏沸

如出于莫星紀之次誰其銘者古爽鳩氏以告後人毋忘護視

重修寧國令西安徐公去思碑

徐公之始令寧國也蓋其時業踰冠云寧國於宣為下中邑地賦亦下中而父老以故令之不能勤䘏之也乃亦有所若而竊少徐公徐公去諸生幾何何以能遽悉官中事而覆露我公至左顧平情而宣髮者曰三老耶助我教化者何猥而夥也曰非也里之老日聽約束者

也公曰去之毋庸爾曰將以勾攝里中徭徐公曰里自當徭不以徭故僕僕爾亦不爾故重里擾也間有訟者當逮其耦聽訊則羣胥𪫺𪫺然聽受牒矣公以牒付訟者曰而以其耦來不煩吾胥也居無何民以公之徭薄而刑省也相率來受計則邑胥絶跡不出里郭門里老亦不時入郭門矣而吏尚謂公經生不習城旦言有所當上牘欲以嘗公公不復問故草頃刻數赫䖈悉寧不絶響既成上麗法而下伍情吏咋指歎曰神君神君豪

相率為姦有瘦畝至六百者賦吏不能詰公鉤得之曰吾不咎汝往也姑以補邑之重賦者賦故不一種皆有中家以下領之其人黠而以役為家恒病民孱則以家殉役或病豪公俱罷之曰民得自輸令何紛紛也則兩完矣公遂悉取徭賦之額平亭其大細緩急為一編書曰民得此不為吏𪓙督吏得此不能越而魚肉民以故吏日在令眉睫間而畏之若鬼神民去令哭恩何啻百里煦煦乎若赤子之依於慈母之膝也堂且圮公曰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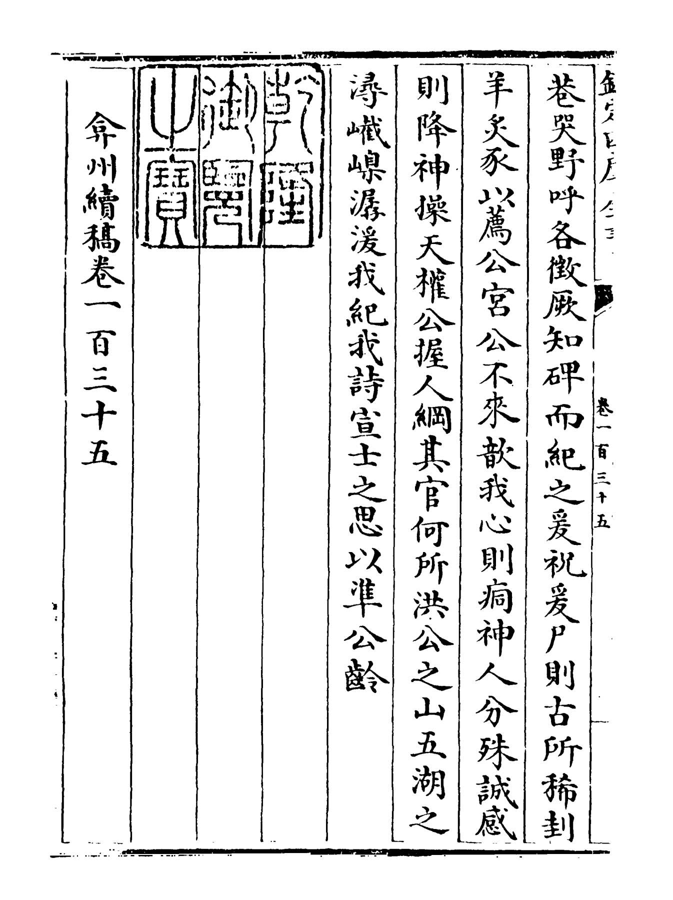
安忍勤民之財力而以我寧宇既而曰令幸去必圮後令且困民屬令有興梁之募在邑而羡公計其直之相當也呼工籌之不日而堂遽新乃以次第拓宵館飾社塾立義庾毫不以煩民民相顧莫知所繇公於肺石之積亡所入私槖日飯脱粟乾鱐魚而已計口而炊節腹而進邑用是大饒公乃曰可教矣朔望入學宫進博士弟子談説經術傍及藝文頡着實之貧者餼之膏油之復以間延鄉三老與述高皇帝大訓俾繹厥旨以轉勗

其子弟曰此吾下車時意也婚葬吉凶裁以成數咸彬彬禮讓節儉矣當是時邑之人以願得長奉公公亦願得長牧養其人而以才任劇調丹徒丹徒人耳公善狀羣相逆於寧國之境曰而君吾天也丹徒之人弗許曰吾君故吾天也而安得有之度不可則相與儌楊大夫嘉慶丈於去思之碑而又未已則相與肖公像於去思之祠時祝而祈歲焉公已去丹徒為吏部郎矣丹徒之碑公而祠公如寧國公弗知也寧國人曰故吾令徐公

而已丹徒人亦曰故吾令徐公而已亦弗知徐公之為吏部郎也盖又十餘年而仁和沈君謙令某縣時時過寧國見吏民誦徐公之善不置已汲汲若有營者曰公之祠且敝矣公新其堂宇愛吾人之力一不以煩而吾曹安忍愛其力以無新公之祠公之門人許成器者敘其狀甚詳會沈君遷吳郡同守曰吾乃今知所以用吾仰以許生之狀來求紀其麗牲之石余諾而未敢也會公自選部出卿太常沈君亦以遷解郡乃記而仍系之

辭公名一櫝字汝材別號宥梧衢之西安人令令新水
君卿謨遵公之畫一而飾之於祠有力焉法得附書
辭曰在漢良令惟中年密霡霂春滋煦煦冬月其民甚
樸而思實深豈無德音金石爾心暨於延光乃頌成皋
乃頌虆長以表攀號成陽之唐蕩陰曰張故吏父老門
生門童勒之豐碑藹然永懷厥樸少雕於道不違有斐
君子若徐令君發軔宛陵妙年斲輪冠僅逾弱乳哺頌
白援經作讞黠吏攝䰟察廉任煩移宰巖都若奪所天

巷哭野呼各徼厥知碑而紀之爰祝爰尸則古所稀封羊炙豕以薦公宮公不來歆我心則痌神人分殊誠感則降神燥天摧公握人綱其官何所洪公之山五湖之濤巀嵲潺湲我紀我詩宣士之思以準公齡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五